

世界探案经典 / 日本卷

A

红色的君影草

[日] 佐野洋 等著

珠海出版社



红色的君影草

[日] 佐野洋 等著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探案经典. 日本卷/[日]横沟正史、佐野洋等著;

张红、赵博源等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4

ISBN7-80607-661-1/I·263 ¥25.60 元

I. 世… II. ①横…②佐…③张… III. 短篇小说:

推理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0189 号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

——红色的君影草

著 者:[日]佐野洋等

译 者:张 红等

责任编辑:潘自强 张继业

封面设计:吕唯唯 李华强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南香里路桥大厦 501 号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32 工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7.25 字数:40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7-80607-661-1/I·263

定 价:25.60 元(本册 12.80 元)

2
6
4
Dm
65-75

目 录

奇特的被告	松本清张 (1)
证 言	松本清张 (36)
残酷的视野	森村诚一 (52)
鸽子的眼睛	森村诚一 (83)
红色的君影草	佐野洋 (111)
不祥的旅馆	佐野洋 (143)
敦厚的诈骗犯	西村京太郎 (173)
隐秘知道得过多的人	石泽英太郎 (201)
牙 齿	水上勉 (232)

奇特的被告

松本清张

—

事件并不复杂。

情况是这样的：秋夜，62岁的高利贷者在自己家中被一个28岁的男子所杀。凶手夺得了老人的手提保险匣潜逃，逃跑途中，凶手砸坏了保险匣，匣中共有借据22份，凶手抽取了其中的5份，然后把保险匣丢在灌溉用的水池里逃走了。

事情出在东京西郊，这一带正营建住宅，但附近依然残留着一部分农田。

青年律师原岛直巳奉自己所在的律师联合会之命，担任这一事件的国定辩护律师，原岛直巳当时就对担任国定辩护律师这一角色不太有兴趣，他打算坚决推辞，况且手中还有三起案件要辩护（都是作为私人辩护律师），实在是忙不过来。但是律师联合会的事务长对直巳说：“说实在的，这一事件本来已由会里的另一位律师承担，但他忽然得了急病，回绝了这一任务。而公开审判就在眼前，这是一开始就预定好的，所以法院也感到很为难，希望你尽可能地承担下来。事件还算简单，适当地处置一下就可以了。”说到最后一句时，事务长放低了声音。

不言而喻，国定辩护律师是由国家委派的，根据宪法第三十

七条第三项，当被告没有私人辩护人时就由国家指定。根据这一原则，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被告因贫困或其他原因不能委请辩护人时，法院一定得应被告的要求，委派辩护人。至于请辩护人的费用，一概由国家支付。

所以这种辩护费的标准就非常低，工作繁忙的律师当然不愿意担任。法院委托律师联合会替被告辩护时，律师联合会就把辩护任务顺次分派给属下各个律师，当然，每个律师都有拒绝担任的自由。可是从保护被告人利益这一人道主义的共性出发，再加上宪法的规定，这种指定辩护就不能一口回绝，于是国定辩护人自然就由年轻的律师以及一些不太繁忙的律师轮流担任。

但律师和被告都对国定辩护律师这种角色没有好感。辩护费实在太低，国定辩护律师只好多担任几起辩护任务，用扩大数量的办法来增加收入。而这么一来，辩护就做得简单粗暴，从被告的角度来看，当然要责难国定辩护律师缺乏诚意，只知道不痛不痒地作些义务性的辩护。

大概是为了恢复名誉、扭转这种坏名声吧，近来国定辩护律师的声誉较从前大大地有所好转了。

从律师这方面来说，要是被指派的案件本身有意思，即便分文不收、甚至是倒贴费用，他们也会热情洋溢地主动承担下来。这就是说，有一种光荣的赢取功名的心理在律师身上起着作用。然而遇上平平常常的事件，不管怎么说，律师从意识上不得不产生“完成任务”算数的想法。国定辩护律师留给人们的印象——他们一般同时接受好几起辩护任务，所以诉讼记录也是在开庭前才一目十行地浏览一遍，他们在法庭上与被告第一次相见后，旋即开始替被告辩护。现在，虽说这种现象已经有所改变，与前一时期不尽相同了，但只要辩护费不提高，这种弊病还是杜绝不了。

当原岛直巳律师答应去替杀死高利贷者山岸甚兵卫的嫌疑犯

植木寅夫当国定辩护律师时，律师联合会事务长对他说的那一席话——事件还算简单，适当地处置一下就可以了——这其中就含有上述那种习惯性的想法。

且说原岛接下任务后，先翻阅了与本案的起诉有关系的书面材料和侦查记录，从中了解了案件的内容。

被害人山岸甚兵卫原来拥有相当数量的农地，他把农地卖给地产公司后，用卖得的一部分钱在另一个地方盖了一幢两层楼的住宅，用其余的钱经营起小额的借贷业来，这事距今已有十年的时间了。甚兵卫没有孩子，妻子也在三年前去世，他现在一个人过日子。

二楼租给了一对年轻的小学教师，平时惟利是图的甚兵卫肯以低廉的租金让这对夫妇俩住下来，是因为那青年教师有武艺，是柔道二段，可以当保镖。

他是一个独身老人，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说，这种事也没有什么不可理喻的。不过既然是一个高利贷者，山岸甚兵卫放起高利贷来也相当刻薄，手段相当毒辣。一般来向山岸甚兵卫借钱的，多为新开辟地区的小商店，这些商店虽然地处私营铁路两侧，由于住户还不十分多，所以生意也不怎么兴隆。有的人明知山岸甚兵卫放的是高利贷，但是迫不得已时还得去借钱，结果，就在这种硬着头皮的借债中破了产。其中也有人是用退休金开了店的。结果，连店铺加地产全作了抵押品被甚兵卫夺去了。吃过山岸甚兵卫苦头的借主在沿铁路线的其他地方也不少。

甚兵卫很清楚，自己招下了很多冤家对头，除了得提防小偷外，还得警戒这些人，所以他“雇用”了武艺高强的小学教师在二楼做保镖。

可是这教师夫妇俩接到母亲在乡下病危的通知后，于10月15日这天回乡下去了。凶杀案发生在18日。19日早晨，有一个

邻居发现了甚兵卫的尸体。当时甚兵卫家的大门洞开（所有的防雨防盗用的木板套窗都紧闭着），这人有事去找甚兵卫，便从大门径自进入堂屋^①，突然看到甚兵卫脸朝下横倒在紧靠堂屋的那间八叠^②大小的房内。他叫了几声也不见回答，于是便到附近的警察署去报告。

从尸体解剖结果来看，致死原因是后脑遭到强击后引起了脑震荡和脑出血。脑后的头骨变得平扁，低下去的地方有手掌般大小（头骨呈平状态），致命伤就是这加于头部的打击。甚兵卫朝前倒下，在匍匐状态下死去，可见这是来自甚兵卫后方的突然袭击。看来，甚兵卫倒下后还用手和膝稍稍爬动了一下，旋即断了气。

从胃里的消化情况来看，发生凶杀大概离饭后有三个小时左右。由于自己烧饭吃的甚兵卫经常在6点左右吃晚饭，由此推测，作案时间大概在晚上9点至10点之间。这和法医解剖尸体后推定的死亡时间也是一致的。

其次是室内状况。室内并不怎么乱七八糟，不过旁边那六叠大小的里间的拉门打开着，平时，那里面是甚兵卫放手提保险匣的地方，可是现在那只金属做的黑色保险匣竟不翼而飞了。甚兵卫在保险匣里藏着借主的借据和其他有关借款的书面东西。

褥子好好地铺着，被子掀起了半边，枕头和被单都留有皱折，但并不乱。这些情况说明甚兵卫在就寝之后又爬起来，然后进入了八叠大小的房间。据二楼小学教师反映，甚兵卫总是9点钟就寝，这已成了他的习惯。

由此可见，甚兵卫也许是就寝之后被谁叫起来的，这由大门从里边打开这一点上可以明白。大门原来被橡木做的顶门棍斜顶

① 原文是“土间”，指不铺地板的房间，可换鞋，干室内活等。

② “叠”指室内的地席，规格一定，遂用作房间面积单位。

着，然而这根顶门棍被挪开了，靠在一旁。从门内打开大门只有甚兵卫自己才办得到。

这么说来，是当时有人来访，甚兵卫也将来访者引进了屋内。可以认为，甚兵卫认识来客，而且和来客相当熟悉，因为小心谨慎的甚兵卫竟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特意从被窝里爬起来迎接，来客当然不是一面之交的人物。

山岸甚兵卫不近女色，他在这方面不曾有过什么丑闻。尽管他的年龄还不至于老到这种程度，但也许是生性如此，或者是吝啬所致，甚兵卫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不好色。那末晚上9点钟左右的来访者当为男子无疑。

据附近的人们反映，9点钟前后不曾听到有什么人敲打甚兵卫家大门的声音，也不曾听到有人在门外呼叫过甚兵卫。甚兵卫睡在里间，特别是他已经上了床将要入睡，这时，大门外的任何声音必须有相当大的音量才能传到他的耳朵里。从附近的人们不曾听到过什么声响来推测，可能是电话铃声使甚兵卫起了床。电话机在那间六叠大小的房间，墙角的台子上面，甚兵卫就睡在这个房间里。

凶手也许先和甚兵卫通过电话，使甚兵卫同意马上和他相见，所以甚兵卫移去了大门内的顶门棍等着来人。这说明他俩是相当熟悉的。手提保险匣的失踪是一条线索，可以推定出谁是凶手。匣中放有甚兵卫施放高利贷的借据，还放有支付过一连串利息后的新借据以及一些期票等。凶手是了解保险匣内放有什么东西的人，他也知道匣子是放在这间六叠大小的房间里的。这就是说，夺取保险匣内的借据和期票可能是凶手的目的所在。搜查的时候，在佛坛下找到了现钞十五余万日元，但没有发现凶手有寻找这笔现钞的迹象。

范围一缩小，凶手是怎样一个人大致有了数。事件果然很快地有了结果。案发后两天，警察逮捕了植木寅夫。因为侦查人员

在侦查过程中获悉：案发的当天，大概是晚上9点过5分光景，中村家的户主在小便时从厕所的窗口望见一个男子由路上急匆匆地向甚兵卫家赶去。从这男子的身影看来，很像是在车站前开中国面馆的店主。

植木寅夫在私营铁路沿线的R车站前开了一家中国面馆。早在三年之前他就在那里开面馆了，一年前，他又买进了一些邻近的土地，把面馆改建了一下。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买卖如意，而是为了竞争，因为附近出现了同行。植木寅夫心想扩大了店面，把店内拾掇得干干净净后，客人准会来光顾的。不料事与愿违，顾客反而减少了，倒是原来那个小面馆的时候常有客人来。植木寅夫为了新置这些地皮和扩大店面，从山岸甚兵卫那里借了高利贷。

做生意看错了行情，眼下又要疲于应付高利贷的压榨，植木寅夫急得脸色都变了。可是他想，过些日子，附近的住宅会有所增加，车站上来往的乘客也会多起来，不管怎么说，这儿面临车站，地段毕竟不错。植木寅夫抱着这种期望而努力奋斗，但是高利贷变本加厉地压来，植木寅夫已经没有耐心再顾及将来的好日子。他从18岁起就在都市内的旧书店做事，一直干到25岁，后来改行，经起商来。

自从与山岸甚兵卫结上了这种恶缘后，植木寅夫这两年来一直没有好日子过。甚兵卫逼起债来很苛刻，铁面无情。借据已不知重立过多少次，利钱也翻到了本钱的四倍，植木寅夫现在背的债已达到750万日元。山岸甚兵卫估计这样下去的话，植木寅夫是没有偿还能力了，于是表示要把抵押给自己的、植木寅夫名下的全部土地和店产正式收归己有，以抵消欠债。他俩一直在为这项交涉争吵不已，植木寅夫恨透了山岸甚兵卫，他常对自己说要杀死这个老头子。

二

像植木寅夫这般憎恨山岸甚兵卫的人为数不能算少。想惩罚一下山岸甚兵卫的人也很多。可是要把这些人划为嫌疑对象的话，首先得具备下列条件才行：

案发的当夜，在9点钟至10点钟左右这一段时间内，“不在现场的证明”不能成立；与被害人相识、而且了解借住在被害人人家二楼的小学教师回乡省亲去了；对被害人的住宅相当熟悉；从被害人后脑部所受到的打击来看，凶手有相当大的臂力。

现场找不到可以决定凶手是谁的指纹，因为除了甚兵卫的指纹外，虽说他人的指纹很多，但都模糊不清，清晰可见的指纹是借居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夫妇俩的，但这夫妇俩是符合“不在现场的证明”，他们回九州乡下去了。由于甚兵卫有借贷的业务，来访者很多，模糊不清的指纹想必是来客留下的，不过这些指纹都很旧了。

凶手没有遗留下凶器和其他实物，连脚印都没有，因为堂屋是铺水泥的，不容易留下脚印。至于凶器，原来考虑过会不会是支撑大门的顶门棍，但棍子毕竟细了一点，和造成头骨扁平而低了下去的后脑对不上号。而且在这根顶门棍上只留有甚兵卫一个人的指纹。

甚兵卫是个秃头，但他的伤口没有向外流血的现象，所以，可以推测凶器上不会留有血迹和头发。

房后的屋檐下摆着烧火用的松木劈柴，因为这一带住宅区还没有安装煤气，大家都用压缩煤气，可是甚兵卫有着务农时期养成的老习惯，他还是起灶烧柴禾。劈柴略呈三角形状，每边的宽度约为4厘米。如果用这劈柴砸几下，头部大概会低陷成扁平状的。

侦查人员仔细观察了这堆由三十来根柴禾撮成的柴垛顶上的十来根劈柴，不言而喻，从这么粗糙不平的劈柴上很难找到什么指纹。而且不出所料，劈柴既没沾上血迹也没缠有头发。

原岛直已将以上的尸体状况和现场情形大致记在心里后，又浏览了一下已逮捕起来的植木寅夫的供词：

“两年前，我向山岸甚兵卫借了高利贷，自那以后我就受够了甚兵卫的欺侮。最近，他扬言要把我抵押给他的土地和房产公开拍卖。这些土地和房产最初是我用积蓄购置的，并开办了一家中国面馆。后来，我为了扩大营业向甚兵卫借了债，但生意很不如意。甚兵卫就以债主的身份欺压我，我只好破罐破摔了。而且我有妻子、小孩，只有全家自杀一条路可走。可是在死之前，我想把可恨的甚兵卫干掉，这也可以为那些同我一样吃他苦头的人除害。

“10月18日下午7点钟左右开始，我和中田、前田、西川三个朋友一起在离车站200米的‘万牌庄’麻将牌馆打麻将。那时面馆生意清淡，所以我时常把店务交给妻子料理，自己从傍晚开始就去打麻将牌。在我和上面三个人打了两圈的时候，经常到‘万牌庄’来的柴田正在旁边站着看我们打牌，我看他脸上的神气又很想打牌，所以对他说：‘我有点儿事要回家一下，你能不能代我打一会？’柴田听我这么说，马上高兴地答应了。我从‘万牌庄’出来，这时大概是9点钟。

“我没回家，走到车站前的公用电话亭里向甚兵卫家中拨了个电话，没一会儿，甚兵卫来接电话了，我就对他说：‘我是为了抵押的事情找你啊，现在我到手两百万日元，马上给你送去。以后怎么办，请你再给我一些时间，暂缓处置，我也得当面和你谈一谈，请你在家等我。’甚兵卫起先回答说：‘我刚躺进被窝，明天再谈吧。’可能他也想快点拿到钱，所以又说道：‘那么你马

上来，我等你。’

“从车站前到甚兵卫家大约有一公里路程。这条道比较偏僻，一幢一幢的房子一消失，接着就出现了田地，灌溉用的水池出现过两处，可不见一个人影。甚兵卫就住在一个约有十二三户人家组成的村子里。可我不曾注意到在距离车站前的大道不远的一所房子里，中村竟会从厕所的窗口看到我。他这个人常到我店里来吃面。

“既然电话中已经讲好，甚兵卫就虚开着大门等待我来到。我知道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夫妇俩已在三四天之前回九州去了，因为那位教师经常到我店里来吃面，他讲过回乡省亲的事。

“我先到甚兵卫家后门转了一下，从堆在屋檐下的劈柴中找了一根合手的握在手里，抬眼看看二楼，只见防雨防盗的木板套窗关着，窗缝里也没有灯光，教师夫妇俩确实已回九州去无疑了。

“我回到前面，从打开着的前门进入堂屋，我叫了声‘晚上好’。甚兵卫闻声从里间出来。当时，我把握在右手里的劈柴藏到了身后。八叠大小的那间屋里早就点上了灯，看来甚兵卫在一心等着我来到。

“甚兵卫就在那屋里看着我的脸说：‘真不早了哪。’也许他毫不怀疑我会带钱来，所以态度还客气。甚兵卫笑着对我说：‘来，请进。’我依旧站在堂屋里，拖延着时间回答说：‘让你从被窝里特意起来，实在对不起。想办法搞到了两百万日元，我怕放在家里万一遇上小偷就不好办，所以马上就拿来了。’甚兵卫立即说道：‘不管怎么说，你倒是先进来呀。’他还从房间的一角拖出了两个坐垫。我因为右手握有劈柴，所以有点踌躇，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把劈柴藏在身后走进屋里。在坐垫上一坐下，又赶快把柴藏到身后。我怕劈柴被发现就麻烦了，所以尽快话归正传，便说道：‘钱带来了，请你写一张收条。’同时把预先用报纸包好

的钞票样的纸包从口袋里拿出半截让甚兵卫过一下眼。甚兵卫说：‘那么我马上去拿字据单子来。’同时起身往旁边六叠大小的里间走去。我想现在不动手还待何时？便紧握劈柴跟上去，对准他光秃秃的后脑狠命打下去。只听甚兵卫‘啊’地惨叫了一声向前扑倒在地，我又用劲在他的后脑部补上了三下。甚兵卫趴在那儿不动弹了。我希望这事被当做强盗所干而与来客无涉，所以我把两个坐垫又放回角落里。

“我走进旁边六叠大小的里间，找到了手提保险匣，保险匣放在有拉门的壁橱里。想到把我害得好苦的借据就藏在这匣子里，我很想砸烂它，又想打开它。可是我不知道保险匣上对号圆盘锁的数字，便决定带着它潜逃。走到屋外，我又回到后门口，把劈柴放归原来的柴垛。由于天黑，我没法肯定凶器放在柴垛的什么位置上了。整个过程大约花了30分钟左右。

“我抱着手提保险匣窜进道路旁的草丛中想把它打开，但是对不上圆盘锁的数字，我打不开来，于是就用躺在道旁的大石块往圆盘上硬砸，圆盘被砸坏，匣子盖打开。我就在匣内寻找借据，通过朦胧的月光，我拣出写有‘植木寅夫’名字的借据，为了帮人做点好事，我顺便抓了五六份其他人立的借据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把这只坏保险匣的盖子仍旧盖好，掷进右前方的水池里。又走了100米左右，来到了某保险公司的运动场后面。我点燃了火柴，把口袋里的借据烧了，还用鞋子把纸灰踢得个七零八落。

“事后听警察官说，警察从水池里找出了满是泥水的手提保险匣，并在浸湿了的借据中发现了我的借据，这实在叫我吃惊。据警察官分析：甚兵卫的账册里有‘猪木重夫’这个借债人，但手提保险匣中没有他的借据，会不会因为光线昏暗，使我把‘猪木重夫’误认为‘植木寅夫’了？当时我确实也有点紧张，说不定真是那么回事呢。

“一切就绪后，我回到‘万牌庄’，四个朋友还在打麻将牌，我在一旁看了十分钟左右，牌局告终，中田一个人独赢。于是柴田退出，我重新坐下又打了一局麻将牌，谁也不知道我会去杀了人，我自己也很心平气和。这也许是因为杀了甚兵卫这种人自己心里并不感到有什么罪恶的缘故吧。

“当晚我睡得很好，借据烧掉了，甚兵卫又没有后嗣，那么欠的债就自然一笔勾销，这样一想，我反而感到高兴起来，情绪也开朗了。

“第二天，高利贷者山岸甚兵卫被杀一事引起了附近人们的骚动，可是没有一个人同情甚兵卫，他们背地里都在说：‘活该！’‘恶有恶报！’我听了更心安理得了。

“两天后的一个大白天，有两位刑事警察来找我，当时我正在店里看电视。刑事警察说：‘有些事想向你打听一下，请你到侦查总部去。’我很平静地答应了，可是心里有一种预感：出事了。不过，杀死山岸甚兵卫虽可以说是犯了罪，但这也是甚兵卫罪有应得。这么一想，我打算，要是受到警察追问的话，那就把一切都讲出来，当然，可能的话，还是不要把自己牵涉进去为妙。”

原岛直已读了植木寅夫的上述供状，不得不认为这是纯粹的犯法。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私人请的辩护律师还是国家指定的辩护律师，他们对这样兴趣索然的案件大体上不会有什么辩护的激情。原岛想：至多根据情况使其酌量减刑罢了。

可是原岛继续把被告的供状往下读后，发现被告植木寅夫在检察官审讯他的中途翻案了，被告翻掉了对警察作的供词，翻掉了最初对检察官作的供词，植木寅夫说，自己和山岸甚兵卫被杀一案毫无关系，已有的供词是在警察使用诱供和精神性的拷问下作出的。这使原岛有点感到意外。

不过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特别是犯了杀人案之类要判以重刑的被告，他们一心想获救，便常常使用这种办法。

读了被告对警察作的供状，原岛心里确信植木寅夫是犯了法。他的供状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简直可以嗅到嫌疑犯主动交待的味道，再说警察实地查证的结果也与供词相吻合。没法认为这种供词会如被告所说的那样，是被警察强逼出来的。

三

植木寅夫在法官面前作的新供词是这样的：

“10月18日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我在‘万牌庄’和中田、前田、西川一起打麻将。两圈打下来，是9点左右，柴田替换我入局，这情况见前述。我用车站前的公用电话给山岸甚兵卫拨了电话，我对甚兵卫说：‘有关处置抵押财产的事得找你，我马上到你家去。’甚兵卫答应起床等我。从公用电话亭里出来，我当然得向甚兵卫家去啰。但从这里开始，事情与这先前向警察交待的情况有所不同。

“我在电话里没有对甚兵卫说过‘弄到两百万日元马上给你送去’这种话。我也不可能搞到两百万日元。但是警察执拗地说：‘你在电话里不讲带了钱去，已经上床的山岸就不会起来等你，他肯定会对你说，要来的话，明天清早。你大概是说了自己带了两百万日元而骗山岸甚兵卫打开前门的吧？然后，你好像真有其事似地把伪装的两百万日元放进口袋中去见山岸甚兵卫了吧？’确实，按照甚兵卫的本性，第三者当然认为没有钱他是不会起床等候的，这么一转念，我便顺着警察官的分析答道：‘对，是那么回事。’

“我在公用电话里对甚兵卫说：‘请暂缓处置抵押的财产。失去了地产和店铺，我全家的生活就成问题了，望你体察。我倒有

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不可以马上与你谈谈?’于是甚兵卫答道：‘处置抵押的财产也并不是我的本意。因为看到你没有还清欠债的希望才不得已出此下策，现在你既然有好主意，说来听听也未尝不可，我把前门打开就是，你来吧。’

“我走到了甚兵卫家附近，但心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只不过非常担心失去地产、店铺、住宅，想苟延残喘一下罢了。我用电话通知对方马上见面，但自己什么具体办法也拿不出来，我想，这样会激怒甚兵卫的，所以不敢贸然进去。我在甚兵卫的家门前大约徘徊了 30 分钟，还是返了回来。

“我想现在即使回到牌馆，麻将也还未终局，而当时我无论如何是没有心绪观看他人赌博的，所以还是来到人寿保险公司的运动场附近，一边思索，一边兜圈子。因为是在乡间，又是在夜里，所以路上没有遇见任何人。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左右，我回到了‘万牌庄’，因为是打半局头的，所以四个人的麻将赌博已近尾声，柴田出局我入局，如上所述，我不可能去杀人，所以在场的四个人当然能证明我当时的神态是很平静的。此外，我的妻子也可证明我那天晚上睡得很好。因为问心无愧，所以我带着疲乏睡得很熟。

“这些都是真实情况，下面我就来谈谈我坦白时编造罪行的问题。

“我在警察局时，开始并没有承认自己犯罪。但刑事警察轮流进出审讯室，对我说：‘从实招来！随你怎么狡辩，证据已经放在你眼前。我们在两个水池中的其中一个水池里找到了你盗走的甚兵卫的手提保险匣，匣上的数字圆盘锁已被砸坏，打开匣盖一看，里面放着 22 张已经湿透了的借据，其中也有你的 750 万日元借款的借据。可是对照甚兵卫记的账册，发现少了五张借据。按理借据中应该有‘猪木重夫’的才对，可是这一份被盗走，而你的借据却仍旧留在匣中，那是因为在你打开保险匣取出